

謝靈運與謝瞻的友于之情

施又文*

《世說新語·言語篇》記載謝安與諸子侄之間的問答：

謝太傅問諸子侄：「子弟亦何預人事，而正欲使其佳？」諸人莫有言者，車騎答曰：「譬如芝蘭玉樹，欲使其生於階庭耳。」

「芝蘭玉樹」也是六朝時人對陳郡謝氏子弟的共同印象。錢穆在談到世族大家維繫恆久的原因時，便指出在興盛門第中「必在上有賢父兄，在下有佳子弟」，¹陳郡謝氏家族在魏晉六朝身居宰府要職者奕世相繼，主要是因為謝氏家族的長輩對子弟的教育十分重視，而培養人才的目的即在於使家族得以傳襲永昌。誠然，陳郡陽夏謝家子弟卓爾不群，當時：「雖復高流時譽，莫敢造門」，²下逮唐宋之際，仍然有詩人、政治家緬懷這個家族的流風餘韻。杜甫〈解悶〉詩云：「孰知二謝將能事，頗學陰何苦用心。」劉禹錫〈烏衣巷〉詩云：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。」宋濂〈答章秀才論詩書〉云：「元嘉以還，三謝、顏、鮑爲首。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。」

本文主題不在於謝氏家族對謝靈運的精心培育，不在於謝靈運與其族兄弟如何傑出，而是在於謝靈運與族兄謝瞻之間彼此友愛、相知相惜的情誼。相較於曹丕兄弟間鬩牆之爭、豆萁相煎，這份友于情誼毋寧單純而珍貴，深深烙印在謝靈運的許多詩篇。

臺灣對於謝靈運的研究，多半側重在其政治遭遇或者山水詩這二個課題，他與親族交接往來的研究資料很少，因此這一課題值得著墨，由於篇幅之限制，本人將焦點集中在謝靈運、謝瞻二人的友誼，俟後再發表其餘

*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

¹ 錢穆〈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〉云：「門第之所賴以維繫而久在者，則必在上有賢父兄，在下有賢子弟，若此二者俱無，政治上之權勢，經濟上之豐盈，豈可支持此門第幾百年而不弊不敗？」，《中國學術論叢·三》（臺北市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85年），頁154-155。

² 《南史·卷二十·列傳第十·謝弘微》，見(唐)李延壽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南史附索引》（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6年）。

親族交往的情形。

一、同儕學習、切磋砥礪

故事要從孫恩之亂說起。由於孫恩黨徒為亂江東，家人為了靈運的安全，讓他從錢塘住到當時的京城建康，由家族領袖謝混負責子弟的文化教育。靈運和謝瞻、謝晦等從兄弟在謝混的教導下齊足並馳，成為謝氏家族中的一時之秀。

謝混為謝安嫡孫，風華乃江左第一，為了振興家業，他在烏衣巷宅邸調教謝家子弟，諄諄教誨靈運、瞻、晦、曜、弘微諸人：「數子勉之哉，風流由爾振」。³謝弘微的史傳當中，描寫當時謝混帶領著這群卓越的少年的情形：

（謝混）風格高峻，少所交納，唯與族子靈運、瞻、曜、弘微並以文義賞會。嘗共宴處，居在烏衣巷，故謂之烏衣之遊，混五言詩所云「昔為烏衣遊，戚戚皆親姪」者也。其外雖復高流時譽，莫敢造門。……嘗因酣宴之餘，為韻語以獎勸靈運、瞻等曰：「康樂誕通度，實有名家韻，若加繩染功，剖瑩乃瓊瑾。宣明體遠識，穎達且沈雋，若能去方執，穆穆三才順。阿多標獨解，弱冠纂華胤，質勝誠無文，其尚又能峻。通遠懷清悟，采采標蘭訊，直轡鮮不躓，抑用解偏吝。微子基微尚，無倦由慕蘭，勿輕一簣少，進往將千仞。」⁴

謝混對這些子侄一視同仁，他一針見要地提出他們的優缺點，並且要他們去惡揚善。靈運和瞻都有名士風標，靈運的缺點在於任性不守規矩，謝瞻的弱點在於鋒芒太露，謝晦的問題在於固執不懂變通，謝曜的狀況在於需要再加強文雅。至於弘微文彩德行平衡發展，所以謝混勉勵他要持之以

³ 《宋書·卷五十八·列傳第十八·王惠、謝弘微、王球》，見(梁)沈約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(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)。

⁴ 同前註。

恆。對於這些子侄，謝混非常用心，他竟然觀察到這些子侄的個性互有不同，必須截長補短好好調教。

謝氏兄弟感情真摯，筆硯相親、晨昏歡笑，謝靈運回憶這段飛揚愉快的年少時光：

伊昔昆弟，敦好閭裏。我暨我友，均尚同恥。仰儀前修，綢繆儒史。
亦有暇日，嘯歌宴喜。（〈答中書〉之二）

他們遊戲、宴會與學習都在一起，有志一同、沉澁一氣。幾年下來養成了默契，也了解唯有親密的情誼，才能在未來互相扶持，共同奮鬥：

相彼景響，有比形聲。始云同宗，終然友生。棠棣隆親，頡弁鑒情。
緬邈歲月，繾綣平生。（〈贈安成〉之三）

詩裏說他們既具有同宗血緣，也像朋友一般親密。〈棠棣〉係《小雅》其中一篇，有句云：

兄弟鬩于牆，外禦其務。每有良朋，烝也無戎。
……賓爾籩豆，飲酒之飫。兄弟既具，和樂且孺。

〈頡弁〉亦係《小雅》其中一篇，有句云：

有頡者弁，實維伊何？爾酒既旨，爾殽既嘉。豈伊異人？兄弟匪他。
薦與女蘿，施于松柏。

謝靈運並用這兩首詩的涵義，說我們這群兄弟長久以來，相處融洽，一致對外、有難同當，宴樂同歡。〈贈從弟弘元時為中軍功曹住京〉詩云：

契闊群從，繾綣遊娛。歷時越歲，寒暑屢徂。接席密處，同軫修衢。
孰云異對，翔集無殊。（之四）

詩中提到，這群好兄弟們情意投合，生活上接席同車，居家或外出形影不離。

族兄弟當中，靈運與謝瞻最為投契，主要是年幼喪親的成長情境與文學氣質，二人相近。謝瞻，字宣遠，性孝友，⁵善文辭。靈運喜歡評論

5《宋書·卷五十六·列傳第十六·謝瞻、孔琳之》云：「瞻幼孤，叔母劉撫養有恩紀，兄弟事之，同於至親。」

人物的好壞，謝混怕這種個性會為靈運帶來禍患，就想辦法讓謝瞻勸靈運收斂：

靈運好臧否人物，混患之，欲加裁折，未有方也，謂瞻曰：「非汝莫能。」乃與晦、曜、弘微等共遊戲，使瞻與靈運共車，靈運登車，便商較人物，瞻謂之曰：「祕書早亡，談者亦互有同異。」靈運默然，言論自此衰止。（《宋書·卷五十六·列傳第十六·謝瞻、孔琳之》）

靈運視謝瞻如同親兄長，感情特好，所以謝混才讓謝瞻擔任輔導靈運的任務。這段引文的意思是謝瞻很含蓄地告訴靈運，因為靈運的父親很早就過世，所以沒有人能夠管得住他，若他的父親還在，絕不至於放任靈運放口直言。

謝混也會在正式場合，故意露一手，讓這群子弟登上檯面。謝瞻文筆不錯，「六歲能屬文」，「辭采之美，與族叔混、族弟靈運相抗」，⁶他曾經寫了一首〈喜霽詩〉，經靈運抄寫，謝混吟詠，當時驃騎將軍王弘在座側聽，嘆為三絕。⁷

謝混諄諄善誘這群謝家年少，幾年之後，讓他們初試啼聲，磨礪成器。謝混運用自己在政壇上的影響力，安排子弟到當時頗具聲望的瑯邪王府上任事。⁸〈答中書〉詩云：「中予備列，子贊時庸。偕直東署，密勿遊從。」（之四）寫的就是這一時期同事一主的情形。這群子弟也不負長輩期望，在學時期互相切磋，當官的時候也彼此提攜訓勉。

二、兄弟提攜、訓勉警惕

謝瞻不僅是這群年少的意見領袖，自命不凡如謝靈運者更公開表揚謝

⁶《宋書·卷五十六·列傳第十六·謝瞻、孔琳之》，見(梁)沈約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（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）。

⁷《南史·卷十九·列傳第九·謝晦、謝裕、謝方明、謝靈運》，見(唐)李延壽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南史附索引》（臺北市：鼎文書局，1976年）。

⁸靈運、謝瞻與謝弘微都曾在琅邪王幕府擔任參軍。見《宋書·卷五十八·列傳第十八·王惠、謝弘微、王球》、《宋書·卷六十七·列傳第二十七·謝靈運》、《南史·卷十九·列傳第九·謝晦、謝裕、謝方明、謝靈運》。

瞻的文采風流，靈運寫給族兄弟的贈答詩中，謝瞻獨得三題十六首的作品，篇數算是最多的。兩人互稱彼此的詩篇是「瓊玕」(〈答中書〉之七)、「嘉藻」(〈答靈運〉)，頗為相得。

謝靈運〈答中書〉詩云：

懸圃樹瑤，昆山挺玉。流采神臯，列秀華嶽。休哉美寶，擢穎昌族。
灼灼風徽，采采文牘。(之一)

他讚賞謝瞻文采風流，在謝家子弟當中最為出色。另一首〈贈安成〉詩句云：「時文前代」(之一)，也是把焦點放在謝瞻的文學才能上。的確，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重九，劉裕在彭城戲馬臺為即將歸隱的孔靖舉行餞別宴會，命群僚賦詩，謝瞻的作品拔得頭籌，被公認是諸詩之冠。⁹

謝瞻回贈了靈運詩篇，讚美他是宗族中的俊秀子弟，雖然較自己年少，才能則出於己右，祝願他將來仕途通達，壽命久長，能夠紹述先人的功業：

條繁林彌蔚，波清源愈浚。華宗誕吾秀，之子紹前胤。綢繆結風徽，
煙燼吐芳訊。鴻漸隨事變，雲臺與年峻。(〈於安城答靈運〉之一)
華萼相光飾，嚶嚶悅同響。親親子敦予，賢賢吾爾賞。比景後鮮輝，
方年一日長。萎葉愛榮條，涸流好河廣。(〈於安城答靈運〉之二)

謝瞻從政以來一直是劉裕僚屬，《宋書·卷五十六·列傳第十六·謝瞻、孔琳之》說他：「初為桓偉安西參軍，尋為高祖鎮軍、琅邪王大司馬參軍，轉主簿，安成相，中書侍郎，宋國中書、黃門侍郎，相國從事中郎。」靈運預測謝瞻將青雲直上、仕途順利的同時，也預感到自己不幸的未來。

靈運曾經是劉裕敵黨的幕僚，他的主子劉毅兵敗被殺，他在寫給謝瞻的詩當中，讚美謝瞻的政治才能出於己右，所謂：「駑不逮駿，蕪不間薰。三省朽質，再沾慶雲。」(〈贈安成〉之七)詩中提到謝瞻擔任安成相「明政敦化，矜恤載懷。用掇良彥，循我人黎」(〈贈安成〉之四)，為政清明，

⁹《昭明文選·卷二十·公讌》「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」一詩下李善注：「《宋書·七志》曰：『謝瞻，字宣遠，東郡人也。幼能屬文。宋黃門郎。以弟晦權貴，求為豫章太守，卒。高祖遊戲馬臺，命僚佐賦詩，瞻之所作冠於時。』」

任用賢良，撫恤百姓，同聲稱譽。祝福忠於劉裕的謝瞻「振跡鼎朝，翰飛雲龍」(〈答中書〉之四)，靈運也流露出自己對政治的倦怠，他把內心的不安全感與退路的打算毫不保留地告訴了謝瞻：「孰是疲劣，逢此多眚」(〈答中書〉之六)、「守道順性，樂茲丘園」(〈答中書〉之八)、「仰慚蓼蕭，俯惕惟塵。將拭舊褐，竭來虛汾。」(〈贈安成〉之七)

謝瞻收到靈運贈詩之後酬答說：

歲寒霜雪嚴，過半路愈峻。量己畏友朋，勇退不敢進。行矣勵令猷，寫誠訓來訊。(〈於安城答靈運〉之五)

他並沒有責全靈運，他形容靈運「樂茲丘園」是「勇退」，勉勵靈運了解位愈高而愈惶懼的道理，許多人往往是功虧一簣、晚節不保。兩人相知相惜，於此可見一斑。所以靈運說他與謝瞻都是一片摯誠、情意洋洋：

久要既篤，平生盈耳。申復情言，欣歎互起。何用託誠，寄之吾子。(〈答中書〉之七)

劉宋建國之後，靈運宦途浮沉不定，義熙九年他擔任秘書丞不久因事免職，據說是因為謝瞻、謝晦兄弟的保薦，他才重新復職，擔任驃騎將軍劉道憐的咨議參軍，後來轉任中書侍郎。

謝瞻在宋武帝永初二年去世，靈運在劉宋朝少了一個能夠扶助他的知交，宋少帝即位，靈運因為得罪當權被貶為永嘉太守，他擔任永嘉太守一年，即自請去職，當時對謝靈運最有影響力的謝瞻已經不在人世，「從弟晦、曜、弘微等並與書止之，不從」，¹⁰可見謝瞻在靈運的心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，為其他族兄弟所無法取代者。

¹⁰ 《宋書·卷六十七·列傳第二十七·謝靈運》，見(梁)沈約撰、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宋書附索引》(臺北市/鼎文書局，1975年)。